

新世纪百科  
知识金典

XINSHIJI  
BAIKE ZHISHI  
JINDIAN

重庆出版社 ▲

# 历代名臣 上书录 4

· 宋代

孙琴安 主编



新世纪百科  
知识金典

XINSHIJI  
BAIKE ZHISHI  
JINDIAN

# 历代名臣 上书录 4

· 宋代

孙琴安 主编


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温传纪  
封面设计 金乔楠  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 
**历代名臣上书录 4·宋代**  
孙琴安 主编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  
新华书店 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  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229 千  
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5,000

\*

ISBN 7-5366-4231-8/I·852  
定价：12.30 元

#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

## ◆ 顾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马少波 王伯敏 刘厚生 乔 羽  
冰 心 全山石 江 平 杨子敏  
李家顺 张岱年 张振华 柯 灵  
柳 斌 铁木尔·达瓦买提  
桑 弧 桑 桐 秦 怡 蒋孔阳  
翟泰丰 蔡子民 滕 藤 滕久明  
戴爱莲 魏 巍

## ◆ 总主编:

张 虞 李书敏

## ◆ 副总主编:

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  
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

## ◆ 总编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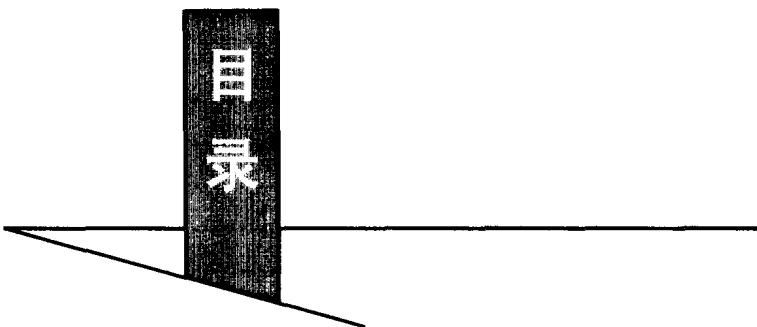
文晓村 王中玉 叶延滨 曲 炜  
许友梅 陈金才 吴申耀 李书敏  
李荣昌 沈 寂 张 虞 张文槐  
杨 巍 郑达东 郑可仲 单树瑶  
柏家栋 钟代福 徐卓平 夏树人  
梁子高 曾如信 傅之悦 黑淑琴  
蒲华清 缪新亚 熊静敏 薛振安

**主 编:孙琴安**

**副主编:徐培均 夏咸淳 孙琴安 沈习康  
黄任轲**

**撰 稿(以姓氏笔画为序):**

马圣贵	王尔龄	王礼贤	王兴康
王宝生	王定璋	王淑贤	王章杰
王简慧	卡 岐	刘耿大	孙文钟
孙琴安	阮 忠	许晓藿	李道桐
李靖夷	苏浙生	张 兴	张明华
张春生	张跃中	沈习康	沈逸波
吴宝祥	林建福	范民生	郑小宁
周嘉向	赵曰珊	俞水生	袁 进
袁名宣	顾伟列	顾宏义	夏咸淳
徐扶明	徐培均	徐 飚	傅俊德
高克勤	凌 眇	黄任轲	黄颂康
龚建星	龚 璇	章富良	曾正曦
盛巽昌	彭 坚	雪 华	韩焕昌
程章灿	詹杭伦	戴云云	



<b>张齐贤</b>	论先修内政而后取燕蓟	1
<b>宋 琪</b>	奉诏论边事疏	6
<b>田 锡</b>	论旱灾奏	14
<b>王禹偁</b>	论减省冗兵冗吏	23
<b>孙 璞</b>	再谏祀汾阴疏	30
<b>苏舜钦</b>	论大兴土木之害疏	36
<b>范仲淹</b>	答手诏条陈十事	41
<b>王安石</b>	上仁宗皇帝书	53
<b>司马光</b>	论财利疏	58
<b>蔡 裹</b>	论兵十事	70
<b>韩 绥</b>	论差役之害疏	83
<b>王 韶</b>	平戎策	88
<b>苏 拭</b>	议学校贡举状	94
<b>韩 琦</b>	请罢诸路青苗	105
<b>郑 侠</b>	流民图疏	118
<b>苏 缙</b>	论差役五事状	124
<b>陈次升</b>	奏罢曾布疏	135
<b>张克公</b>	论蔡京	142

<b>宇文虚中</b>	论联金灭辽之害	146
<b>陈东</b>	请诛蔡京等六贼	154
<b>李纲</b>	议国是、巡幸等十事	160
<b>宗泽</b>	乞毋割地与金人疏	168
<b>岳飞</b>	南京上皇帝书略	174
<b>胡铨</b>	戊午上高宗封事	179
<b>张浚</b>	论经国疏	189
<b>朱熹</b>	垂拱殿奏札二	200
<b>张观等</b>	论汤思退首唱和议之罪	209
<b>辛弃疾</b>	美芹十论·详战	214
<b>陈傅良</b>	论爱惜人才札子	225
<b>余古</b>	论宦官卖官	232
<b>乔行简</b>	论收复三京疏	238
<b>杜范</b>	论内忧外患	246
<b>黄恺伯等</b>	论史氏专权误国	253
<b>吴潜</b>	请贬丁大全等	264
<b>赵景纬</b>	论解天意，悦人心	270
<b>陈仲微</b>	论襄樊之失	276

[宋]张齐贤

## 论先修内政而后取燕蓟

圣人举事，动在万全，百战百胜，不若不战而胜。自古疆场之难，非尽由戎狄<sup>①</sup>，亦多边吏扰而致之。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，但使峻垒深沟，畜力养锐，以逸自处，如是则边鄙宁，辇运减，河北之民获休息矣，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，敌人之心，固亦择利避害，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！臣闻家六合<sup>②</sup>者以天下为心，岂止争尺寸之地，角强弱之势而已！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，安内以养外，内安本固，则远人敛衽<sup>③</sup>而至，伏望审择通儒，分路采访两浙、江南、荆湖、西川、岭南、河东，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，改而正之；诸州有不便于民者，委长吏闻奏，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，戴陛下之惠，则契丹<sup>④</sup>不足吞，燕蓟<sup>⑤</sup>不足取也！

(《续资治通鉴》卷 10 宋纪 10)

### [注释]

①戎狄：古称西方民族为戎，北方民族为狄。文中泛指边疆少数民族。  
 ②六合：天地四方之称。  
 ③敛衽：整饬衣襟，以示恭敬。衽，音 rèn，衣襟。  
 ④契丹：古族名。建立辽政权，先后与五代、北宋相对峙。  
 ⑤燕蓟：今北京和河北蓟县一带。为夺取后唐政权，后晋石敬唐曾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，求助于契丹，燕蓟之地即在其中。

## [译文]

圣人如果要干什么事，一旦行动就得先考虑到任何方面都不产生问题，所以，百战百胜，倒不如不战而胜。自古以来，边疆上的急难，并非全由当地民族引起，而大多是由边疆官吏不以安定为务所招惹出来的。倘若沿边各寨抚慰治理得人，只需壁垒高筑濠沟深挖，蓄养力量和锐气，安逸自处，这样的话，那么边疆地方就太平了，军粮的运输就减轻了，河北的百姓就获得了休养生息。如此之后，抓好农耕积存粮食以充实边疆所需用度。敌人的心理，实在也是选择有利躲避不利，怎肯投向死地来侵扰作乱呢！臣下听说以六合为家的人，以天下为心，难道会仅仅争一尺一寸之地，比个强弱高下，如此而已！所以，圣人先考虑根本而后考虑枝节，用安定内部的办法来维护外部，内部安定根本巩固，那么远处的人就会恭敬地归附。由衷地企盼朝廷认真挑选贯通经国安邦之道的人，分赴几路，到两浙、江南、荆湖、西川、岭南、河东各地，搜求寻访政务民情，凡有假托国家命令日常赋税征收苛重的，将其改正过来；各州如有对百姓不便的方方面面，委派高级官员向朝廷奏报，使普天之下皆知道陛下的仁爱，感戴陛下的恩泽，那么，契丹就没必要去伐灭，燕蓟就没必要去攻取了啊！

(王礼贤)

## [评析]

## 北宋名相张齐贤

公元 960 年，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建立了北宋王朝。他即位之后，发动了一系列统一战争，渐次征服了荆

湖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等地方割据势力，只剩下以契丹为奥援的北汉还盘踞在山西。宋太宗赵光义取得皇位之后，继承乃兄遗志，于公元 979 年大举北伐，俘获北汉皇帝，消灭了五代最后一个地方政权。太宗原试图趁胜一鼓作气，收复被契丹长期占领的燕云十六州，但高粱河一役，宋军大败，损兵折将，连宋太宗自己也股中两箭，狼狈逃回。尽管如此，太宗收复失地的意志尚未动摇，仍在国内积极备战。朝廷之中，朝臣也纷纷主张对契丹开战，主战派略占上风，“议者皆言宜速取幽蓟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一）只有少数比较清醒的大臣提出要进退慎重，师出万全，当时任左拾遗、直史馆的张齐贤就是其中一个。

张齐贤，山东曹州人，三岁徙居洛阳，自幼“孤贫力学，有远志”。宋太祖赵匡胤巡幸西都洛阳，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“献策马前”，赵匡胤在行宫里召见他。张齐贤“以手画地”，条陈了“下并汾”、“富民”、“封建”、“敦孝”、“举贤”、“太学”、“籍田”、“选良吏”、“慎刑”、“惩奸”等十大当世要务。其中四点得到了太祖的嘉许，但张齐贤坚持认为他的十点建议全是当朝急务，非要太祖接受不可，这触怒了宋太祖，他命令左右武士把张拖出了行宫。然而这件事给宋太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回朝后，他对弟弟太宗说：“这次我巡幸西都洛阳，唯一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张齐贤这么个人才，我不想给他加官进爵，以后他是可以辅佐你，做你的宰相的。”（《宋史》卷二六五《张齐贤传》）

太宗继位，擢升张齐贤为进士，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。不久就提升为著作佐郎、直史馆。恰逢宋太宗准备再度大举伐辽，于是，张就上了这道著名的疏。此疏集中体现了张的民本思想，“人民，本也；疆土，末也”，“民既安利，则远人敛衽而至矣”由此呼吁“凡前日赋敛苛重者，改而正之，因而利之，使赋税课利通济……除去旧弊，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，委长吏以闻。”尽管通篇带着浓厚的儒家“以德怀远”传统思想的气息，但对当时在租税、

赋役重压下，延口残喘的河北及中原地区的广大百姓来说，无疑是深察民瘼，为民请命的。据载“河朔之区连岁飞挽……虽偶荐于丰穰”，仍“不堪其调发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一）。因此张齐贤主张让“河北之民获休息”、“务农积谷以实边用”也是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明智选择，短短几百字，看似主和，实则是安内攘外，以守为攻，老成持重的权宜良策。

太宗为一雪高粱河之耻，根本没听取张齐贤的建议。雍熙三年，命曹彬、田重进、潘美分三路再次北伐，结果再次大败而归，完全证实了张齐贤的担心。虽然张事先反对北伐，但在宋兵溃败，边防连连告急的关键时刻，张不是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，而是挺身而出，“上访近臣以策，齐贤请行”。当时，辽兵大举南下，杨业战没。张与潘美共同率兵与辽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。“是时辽兵自湖谷入寇，薄城下……众寡不敌。”副都部署卢汉赟畏敌不前，仅能保壁自固。张齐贤选二千厢军，“誓众慷慨，一以当百，辽军退却”。（《宋史》卷二六五《张齐贤传》）本来张齐贤还与潘美军约定，合兵会战，后因东路军在君子馆大败，潘美所部并州兵不得已返撤，张齐贤不得不孤军奋战。半夜，张“发兵二百，人持一帜，负一束刍”，在离州城西南三十里的地方“列帜燃刍”，辽兵遥遥望见火光、旗帜，误以为宋军并州援兵已到，“骇而北走”，张预先埋伏在土磴寨的二千步兵趁势掩击，擒获辽军高级军官二名，斩杀士兵数百人，缴获马匹二千。这次战役是宋此次北伐中唯一的一次胜利。

宋真宗执政时期，张齐贤又一度被任命为与西夏对峙的前方“泾、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”，他考虑到灵武一地孤军难守，大胆提出了放弃灵武，团结“蕃部”共同牵制西夏军的方针，未被采纳。后来灵武还是失守了。晚年，正值真宗大搞天书封祀闹剧，大兴土木，修建了玉清昭应宫，张齐贤以“有损谦德，又违奉天之意”为辞，委婉地规劝宋真宗“罢其役”。

纵观张齐贤的一生，正处于北宋太宗、宋真宗两朝兴盛的时期，他能审时度势，冷静、清醒地分析宋、辽双方力量的强弱，提出固本兴邦的战略方针，不愧为一个具有卓识的封建政治家。

史载张齐贤“议论慷慨，有大略，以致君自负”。他的“致君”的着眼点还是在于“安民”，《论先修内政而后取燕蓟疏》集中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。《宋史·张齐贤传》记载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也是以他体察民瘼为线索的。

史称北宋多良相，《宋史》把张齐贤与李昉、吕蒙正、贾黄中等合传，誉美之辞溢于言表，“四臣者将顺德美，修明庶政，以致承平之治，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者矣。”可见张齐贤一生君臣相得，功成名就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。北宋最高统治者吸取五代列朝旋兴旋替的历史教训，一改五代旧制，重文轻武，与士大夫共天下，大兴科举，使得大量的优秀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得以凭借真才实学步入仕途，参预国家政权。从张齐贤来看，一方面，他以一介寒士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，继而破格录用，步步高升，立功疆场，位极人臣，为北宋重文轻武，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传统国策作了很好的注释；另一方面，张齐贤慷慨激昂，为民请命，在关键时刻，临危不惧，挺身而出，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奋进入世，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境界。

(沈逸波)

[宋]宋 琪

## 奉诏论边事疏

大举精甲，以事讨除，灵旗所指，燕城必降。但径路所趋，不无险易，必若取雄、霸路直进，未免更有阳城之围。盖界河之北，陂淀坦平，北路行师，非我所便。况军行不离于辎重，贼来莫测其浅深。欲望回辕，西适山路，令大军会于易州，循孤山之北，漆水以西，挟山而行，援粮而进，涉涿水，并大房，抵桑乾河，出安祖砦，则东瞰燕城，裁及一舍<sup>①</sup>，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。

自易水距此二百余里，并是沿山，村墅<sup>②</sup>连延，溪涧相接，采薪汲水，我占上游。东则林麓平冈，非戎马奔冲之地，内排枪弩步队，实王师备御之方，而于山上列白帜以望之，戎马之来，二十里外可悉数也。

从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，是桑乾出山之口，东及幽州四十余里。赵德钧作镇之时，欲遏西冲，曾湮此水。况河次半有崖岸，不可径度，其平处筑城护之，守以偏师，此断彼之右臂也。仍虑步奚<sup>③</sup>为寇，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，至青白军以来山中防遏，此是新州，妫川之间，南出易州大路，其桑乾河水属燕城北隅，绕西壁而转。大军如至城下，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，灌入高梁河，高梁岸狭，桑水必溢。可于驻跸寺东引入郊亭淀，三五日弥漫百余里，即幽州隔在水南。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，贼骑来援，已隔水矣。视此孤垒，浃旬必克。幽州管内洎山

后八军，闻蓟门不守，必尽归降，盖势使然也。

然后国家命重臣以镇之，敷恩泽以怀之。奚、霫<sup>③</sup>部落，当刘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时，皆刺面为义儿，服燕军指使，人马疆土少劣于契丹，自被胁从役属以来，常怀骨髓之恨。渤海<sup>⑤</sup>兵马土地，盛于奚帐，虽勉事契丹，俱怀杀主破国之怨。其蓟门洎<sup>⑥</sup>山后云、朔等州，沙陀<sup>⑦</sup>、吐浑<sup>⑧</sup>元是割属，咸非叛党。此蕃<sup>⑨</sup>汉诸部之众，如将来王师讨伐，虽临阵擒获，必贷其死，命署置存抚，使之怀恩，但以罪契丹为名。如此则蕃部之心，愿报私憾，契丹小丑，克日殄平。其奚、霫、渤海之国，各选重望亲嫡，封册为王，仍赐分器、鼓旗、车服戈甲以优遣之，必竭赤心，永服皇化。

俟克平之后，宣布守臣，令于燕境及山后云、朔诸州，厚给衣粮料钱，别作禁军名额，召募三五万人，教以骑射，隶于本州。此人生长塞垣，谙练戎事，乘机战斗，一以当十，兼得奚、霫、渤海以为外臣，乃守在四夷也。

然自阿保机时至于近日，河朔<sup>⑩</sup>户口，虏掠极多，并在锦帐。平卢亦迩柳城，辽海偏户数十万，耕垦千余里，既殄异类，悉为王民。变其衣冠，被以声教，愿归者俾复旧贯，怀安者因而抚之，申画郊圻<sup>⑪</sup>，列为州县，则前代所建松漠、饶落等郡，未为开拓之盛也。

(《全宋文》卷 37)

### [注释]

①舍：军行三十里为一舍。 ②墅：野外的屋舍。 ③奚：我国古代东北民族之一。 ④霫：音 xi，我国古代东北民族之一，唐末与奚同附契丹。 ⑤渤海：我国古代以靺鞨族为主体在东北地区所建政权。 ⑥洎：音 jí，及，到。 ⑦沙陀：我国古代部名，为西突厥别部。 ⑧吐浑：即吐谷浑，古鲜卑族的一支。曾居青海、甘肃，唐时为吐蕃所攻散，其余部内附。

⑨蕃：文中泛指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。 ⑩河朔：泛指黄河以北的地方。 ⑪郊圻：都邑的疆界。圻，音 qí，疆界，地域。

### [译文]

如果调集精锐部队，来行讨贼灭敌之事，威灵的战旗所向，燕城必然降顺。但是，进军路线，并非没有艰险。倘若定要取雄州、霸州这条道直接推进，难免会再遭阳城之围。因为界河以北，地势平坦，北向进军，我方并不有利。何况大军移动又带着辎重，遇上敌军，无法分析强弱。还望另寻方向，取道山路西进，令军队在易州会集，顺着孤山北面，漆水西面，带着粮食，依山前进，涉过涿水，靠拢大房，抵达桑干河，出安祖寨，那么，朝东俯瞰燕城，最多相距不过三十里。这就是当年周德威收取燕城的路线。

从易水到安祖寨二百多里，全程沿山，村舍绵延，溪涧相接，砍柴取水，我方占据上游。东面又山脚林密山脊高平，不是戎马可以横冲直撞的地带，其间可布下枪弩步兵，实施我军戒备抵御的方案，在山头竖起白色旗帜来瞭望，如果有兵马来的话，远在二十里之外，人数多寡便可一目了然。

从安祖寨往西北有卢师神祠，是桑乾河之水流的出山谷口，东距幽州四十多里。赵德钧镇守幽州时，想阻遏西面的通路，曾经挖掘过这条河。何况河边一半有山崖为岸，无法径直渡越，在那平展的地带筑起城堡加以护卫，用非主力部队驻守，这样就是斩断了敌人的右臂。如果还顾虑奚族步卒来骚扰的话，可分拨骁勇士兵三五千人，到青白军以来山中防备堵截，这里是新州、妫川之间，是南出易州的大路。桑乾河在燕城北面，河水绕着它的西边转向。我大军如果到达燕城下面，可在燕丹陵东北横筑堤坝挡住这条河，让它灌入高梁河，高梁河，水道狭窄，桑水必然会漫溢出来。可在驻跸寺东将水引入郊亭淀，水势三五日间会

弥漫一百多里，便将幽州隔绝在水的南面了。我军可在州北架起浮桥与北面连接，敌骑赶来援救，燕城却已经被水隔绝了。似这样一座孤城，十天之内必可攻克。幽州所治范围之内到山后的八军，听到蓟门攻破，定会全数来降，这当然是形势使然了。

这以后，国家委派重臣守治，广施恩泽加以安抚。奚部、霫部，在刘仁恭和他儿子守光的时候，都刺面为义儿，服从燕军驱使，人马疆土都不及契丹，自被胁迫跟随并被役使从属以来，一直对契丹怀有刻骨的仇恨。渤海的兵马土地，强于奚部，虽然勉强奉事契丹，却都怀着杀主破国的怨愤。至于从蓟门到山后的云、朔等州、沙陀、吐浑诸部本是我治下臣属，都不是敌人的同党。这些蕃汉各部之众，如果将来王师讨伐，即使临阵俘获，定要宽大不杀，下令安置并救济抚慰，使他们感怀恩德，而只以声讨契丹为号召。这样的话，那么蕃部的人心，就想着报却自己的仇怨，契丹小丑，便可克日削平。至于奚、霫、渤海各部，让他们各自推举有大威望的族人，由朝廷册封为王，再分赐器物、鼓旗、车马衣服戈矛盔甲加以优待，他们必然竭尽赤胆忠心，永远悦服我辉辉然的教化了。

等到克服平定以后，宣布镇守官员，下令在燕所管辖地区及山后的云、朔各州，多多发给衣服粮食草料钱物，重新制定禁军名额，召募三五万人，教习骑马射箭，由本州统领。这样的镇守官员，要生长于长城塞外，晓习军旅之事，逢上征战能随机应变，以一当十，再加上得到奚、霫、渤海作为域外属臣，那么，守备重务就在四方边夷了。

然而，自从阿保机的时候以至于近来，黄河以北的居户民口，被契丹虏掠去的极多，都以契丹的帐篷为居。平卢之地靠近柳城，辽海一带被编在籍的百姓不下数十万，耕作开垦的土地有千余里，契丹既被翦灭，这些百姓全都成为我大宋臣民。让他们改而穿戴中原衣冠，普受王道教化，愿意重返家乡的让他们回到

原籍，愿意继续留居的随其意愿，抚恤他们，在那里划分都邑的边界，建立起州县，那么前代所建松漠、饶落等郡，作为疆域的开拓，也不及如此的宏阔了。

(王礼贤)

### [评析]

## 宋琪的遗憾

五代时，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(今河北、山西北部)献给契丹(辽国)，以换取短暂的儿皇帝之位。契丹利用这中原的北门，作为前进基地，不断骚扰中原地区，成为中原地区政府日夜萦绕于怀的心腹大患。宋太祖于公元960年从后周夺得政权，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(979年)消灭北汉间，连年征战，结束了唐后期以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，统一全国，稳固了政权。于是，宋太宗一反过去对辽防守，开始大举进攻契丹，意图恢复失地，收回燕云十六州。

但是，宋太宗发动的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惨败告终，损兵折将，连骁将杨业也战死沙场，损失惨重。这两次失败，对宋廷伐辽之事，投下沉重的阴影。宋太宗虽然口上宣称：“恢复旧疆，此朕之志。北征失败只是由于将帅指挥失误所致。”但心中却是踌躇不定。同时，朝廷上，以重臣赵普、李昉为代表的官僚纷纷上言，主张“屈己求和”。赵普认为契丹“何足介意”，要太宗不听“邪谄”之言，“致兴不急之兵，颇涉无名之议”。不过，当时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呼声颇高，如户部郎中张洎、右正言王禹偁等都主张北伐燕蓟，直捣黄龙府。在这些上书中，宋琪的这份奏章是很有特色的。